

此時彼地 管偉邦的香港新水墨

〈香港七零後新水墨〉，當水墨被賦予雙重修飾之後，便呈現出異於傳統的新面貌，在保留傳統水墨背後的文化認同之餘，又要賦予水墨適應現代藝術審美的新詮釋，而此種詮釋則來自於畫家本身的生活經驗，所以，作為香港七零後新水墨畫家，管偉邦在其畫作中，就讓你看到在現代香港都市生活經驗下的水墨視野。

中環嘉圖畫廊舉辦「此時彼地——管偉邦當代水墨展」至十一月九日，呈上一系列香港新水墨畫家管偉邦的水墨作品。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圖片部分由畫廊提供）

管偉邦的個展「此時彼地——管偉邦當代水墨展」現正於嘉圖畫廊舉行，一系列絲綢、扇面、長衫及旗袍的水墨作品突破了一般紙本或絹本的平面創作媒介，抑或是將紙本作變形處理，希冀帶來不同的水墨體驗。

大學時期因對傳統國畫的情有獨鍾，管偉邦走上了水墨創作之路，而後逐步嘗試傳統水墨的各種可能，「因為大學時候受到的訓練文人畫的一套，老師是蘇浙文人畫家，所以在我的作品裡仍不會割離傳統文人畫的審美精髓，同時在空間處理和形式表現上加上現代感，因為傳統在發展中也是不斷在變化的，所以傳統中有一些東西是一直在傳承和保留的。」所以就出現了此次畫展，名曰「此時彼地」，皆因作者是在當下時代語境中，回到最初，仍舊用傳統的歷史視野去開拓。

傳統的「顛覆」

《左·右》出現了在傳統水墨中幾乎見不到的大塊的漆黑墨色，畫家以大片墨黑營造出留白意境，顛覆傳統水墨隻能以白色作為留白的處理手法。「其實我沒有顛覆傳統的東西，而是將一些傳統中的理念再加強。」管偉邦說傳統是將留白的地方作為虛位，通常是用雲或者水作虛位的處理，而在他的這幅作品裡是把黑色的墨作為虛位留白。虛位為陰，所以將陰陽處理的傳統技法在作品中的大調轉，其實是加強了陰陽這個觀念。

「水墨畫，其實可以嘗試的地方還有很多。古時水墨畫家甚少以海洋本身為畫面主體作具象的展現。」管偉邦作品《其流湯湯》是個三聯頁，分割而置，畫作不大，傳遞出一些宋代文人畫的氣質。畫面用水墨筆法繪製海洋湖泊，並將海洋在作品中做大面積的呈現。管氏說這是汲取了南宋馬遠冊頁水紋畫法，在馬遠的冊頁中水紋只是作為筆法呈現，並未作為主題刻畫對象，因為傳統畫中海和雲是次要的，屬於陰的範疇，現在將海面的刻畫放大至整個畫面，而對於其他景致則是盡量呈現的少，所以海就變成了陽。在陰陽的調轉中畫家完成的並非只是傳統水墨畫語彙的再解釋，更多的是為畫面注入了現代感，讓觀者看起來更加輕鬆。

管偉邦的一些山水風景，不常用傳統中

國畫的聯屏形式呈現，他說這種「拼貼」模式以及「窗」和「畫格」等幾何圖形的引入，都是頗具現代意味的水墨嘗試。在他的作品中最常見的素材就是竹子，《起舞弄清影》中畫家將竹子主幹分割成不同部分畫在日本扇面上，而後由上至下彎曲排列，形成竹子搖曳的身姿，仿若聽到風吹過竹子發出沙沙聲響，通過對畫媒介的處理來達到畫家想表達之意境，意境還是中國文人鍾愛的傳統意境，但是變現的方式的變化，讓現代都市人更感親近。在管偉邦有關樹或者竹子的畫作中很少看到「林」，更多的是針對一棵樹或者一枝竹進行刻畫，而且畫面很窄，這種視角的引入正是反映都市人在城市生活中，與自然交



■《左·右》



■《其流湯湯》2011 水墨絹本 六屏



■管偉邦與畫作《會弁如星》

流的視覺經驗。「香港城市空間很小，我住的地方能看到海，但也僅僅是一小塊，都被樓擋住了，所以很多時候城市的人看到的大自然都是一小部分，很窄很有限。」《太湖石》以「窗」拼接的模式也是一個例子，在畫面中，你看不到一塊完整的石，而是被分割成了一個個小塊，將香港都市人生存的視覺經驗帶入創作中，使得畫作獲得一種意外的現代氣息和意境。

融合的新水墨

看看現時的新水墨發展，會發現內地的一些新水墨畫家走得很超前，會更多地利用多種媒介表現水墨藝術，相對比而言，管氏的作品反顯保守。「我會保留傳統筆墨，還有比如陰陽留白等核心理念的大方向，書法的線條也是十分重要的，中國傳統水墨尊崇的東西會盡量在我的作品中保留，因為我覺得這是最核心的東西。」在管偉邦看來，現時的水墨創作人，太容易迷戀西方，有時完全摒棄傳統水墨的種種，然而水墨的現代化發展不是一個「step by step」的過程，不存在新陳代謝的問題，而是多面向的揉和與選擇。作為香港的畫家，管氏認為自身的文化視野是「綜合」的，中西文化在香港皆非主流，所以畫家有足夠的空間去感受，主觀受到的束縛也更加小，反而對傳統更加尊重。「日本的、韓國的、西方的，所有文化符號和方法我都會攝取到我的水墨作品中，比如扇子，我用的是日本扇子，因為日本扇子的氣質更加適合我那一幅作品的情緒表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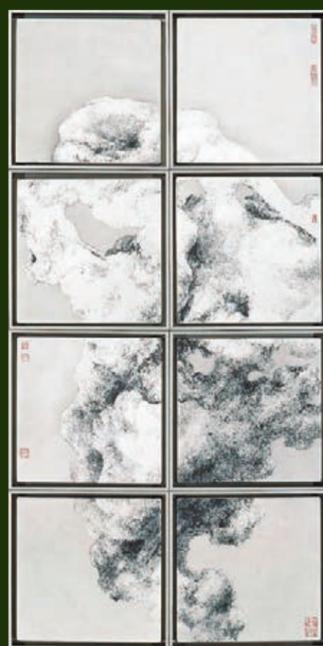
管偉邦認為水墨創作並不僅僅發生在宣紙手絹上，旗袍亦可。為了喚起本地人對於傳統文化的記憶，他更將水墨青竹、富貴牡丹繪於旗袍之上，「旗袍文化自清開始，是傳統清代服飾的延續，但又注入了一些西方服飾的文化，和我的創作理念十分契合。」他希望日後能帶出更多傳統與現代兼具的水墨作品，用更加多的技術去輔助傳統水墨的意蘊表達。



■《清風徐來》設色紙本扇面及機械



■《起舞弄清影》



■太湖石 2012 水墨絹本 八屏



■《綠竹青青》

國家博物館設巴洛克繪畫盛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江鑫嫻 北京報導）「魯本斯、凡·戴克與佛蘭德斯畫派——列支敦士登王室珍藏展」將於11月5日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開幕。是次展覽是列支敦士登王室收藏在中國的首次亮相，將展示列支敦士登王室收藏甄選出的100幅油畫、版畫、掛毯、雕刻作品，全面展示以魯本斯與凡·戴克為代表的佛蘭德斯畫派的藝術特色，帶給中國觀眾一場華麗的巴洛克繪畫盛宴。展覽將持續至2014年2月15日。



■觀眾正在觀看預展中的《戰神馬爾斯與瑞亞·西爾維亞》。

是次展覽共分為13個單元：佛蘭德斯繪畫的開端；安特衛普畫派的傳統與背景；彼得·保羅·魯本斯——神話、宗教作品；彼得·保羅·魯本斯——德西烏斯·穆斯系列；彼得·保羅·魯本斯——肖像畫；彼得·保羅·魯本斯——版畫；安尼·凡·戴克——肖像畫；安東·凡·戴克和雅各布·約丹斯；仿魯本斯、凡·戴克、約丹斯、斯奈德的神話和歷史題材繪畫；室內畫和風俗畫；佛蘭德斯風景畫；動物和狩獵；靜物畫等。13個單元系統地為觀眾梳理與展示了一個鮮活、生動的佛蘭德斯畫派發展歷程，再現了十六、十七世紀尼德蘭南部地區的人文風

貌、歷史概況與城鎮景觀。

據悉，列支敦士登王室收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藝術品私人收藏之一，珍藏的主要藝術品橫跨五個世紀，其眾多珍貴的巴洛克時代藏品中，以彼得·保羅·魯本斯（1577-1640，佛蘭德斯最偉大的畫家，擅長神話、歷史、宗教及風俗畫，巴洛克畫派早期代表人物）和安東尼·凡·戴克（1599-1641，典型的巴洛克肖像畫家，英國皇室畫家中的領軍人物）為代表的佛蘭德斯派繪畫作品最重要。

在魯本斯的筆下，許多神話與宗教故事都被形象、生動地再現。是次展覽展出的《戰神馬爾斯與瑞亞·西爾維亞》是這類題材作

品的典型。作品惟妙惟肖地展現了古代神話故事中戰神馬爾斯與女祭司西爾維亞相遇的情景。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覽還將畫作的草圖與根據繪畫所編織的掛毯同時展出，使得觀眾可以更好的理解不同材質的相關作品的創作過程。

進入十七世紀後，肖像畫被重新定義，煥發出新的生機。展覽展出的《克拉拉·賽琳娜·魯本斯的肖像》是歐洲藝術史上最動人的一幅肖像畫。這件作品是魯本斯1616年創作的，描繪的是他5歲的長女克拉拉·賽琳娜。在白色衣領的襯托下，女孩兒臉頰粉紅，綠色的大眼睛率真地盯著畫面之外，那張寫滿稚嫩、天真無邪、討人喜愛的臉龐生動鮮活地展示在觀眾的眼前，而濃濃的父愛也躍然紙上，打動每一位觀者。

凡·戴克是魯本斯之後最為著名的肖像畫家，他憑借自己出色的肖像繪畫技藝，成為英國國王查理一世的首席宮廷畫師，並對英國後世的肖像畫創作有重要的影響。本次展覽展出了他創作的《瑪利亞·德·塔西斯（1611-1638年）的肖像》。凡·戴克對禮服和羽扇的描繪非常細膩，豐富的色調中顯露出提香的繪畫遺風。這無疑是凡·戴克的最出色的肖像畫之一。

白鶴書法展 亮相香港

被書法同仁譽為「中國二十一世紀的王羲之」和「當代行書第一人」的海派書法藝術家白鶴携多元作品來到香港舉辦「翰墨清韻——白鶴書法展」。白鶴，原名趙偉平，又名趙白鶴，現為上海大學諮詢委員會委員，上海大學影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復旦大學特聘研究員，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趙老師雖被譽為行書第一人，但草書、楷書造詣也十分了得，因此今次展覽我們不僅可以一睹趙老師行書作品風采，還能觀賞到其系列草書作品《聲》、《曉》、《氣》，以及金粉楷體《心經》條幅。趙白鶴向記者介紹說：「你看這個聲字打破了中國的書法傳統，將文字與繪畫融合在一起，即使比較抽象，你還是能夠從聲字下半部分有兩個兩個強大的氣場。」文字起源於模仿的本能，人類最初嘗試用簡單而混沌的符號傳遞信息，但一經融合繪畫，被賦予審美情趣就變成了獨具魅力的藝術類別，其觀賞性遠超功能性。

趙白鶴對書法藝術極其熱愛。他不但致力於書法藝術修行，還潛心研究書法歷史和學術理論，著有《顏真卿書法藝術》、《中國書法藝術學》等八部著作，填補了中國美術史上的空白。除此之外，為了傳承書法藝術，彌補中國現時書法教育之不足，十年間趙白鶴甚至常常自掏腰包給熱衷書法的學生提供筆墨紙硯，為其免費授課，這份推廣書法教育的拳拳之心著實令人敬佩且動容。 文/攝：趙偉



■趙白鶴與其草書作品《聲》。